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十二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大中祥符二年秋七月甲寅朔詔右僕射張齊賢戸部尚書温仲舒右丞向敏中御史中丞王嗣宗知雜御史盧琰各舉才堪御史者一人　内東門司言皇親諸命婦應入宫廷覲見者承前未嘗預奏皆不待報而入有

司無由致詰望自今並前一日具奏待報詔長公主不須待報餘依所請

先是開封府劾進士廖符械繫庭中曝裂其背訊之無狀上以炎暑之月罪未見情橫罹害罰良可嗟憫丁巳特置糾察在京刑獄司命金部員外郎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湘領之應御史臺開封府及在京凡有刑禁處徒以上罪即時具收禁移報內未盡理及淹延者取欵詞駁奏若曠於舉職致有枉濫因事彰露則重罰之

三司請出内藏綾萬疋以助經費從之

侍其旭至瀘州夷人即來首罪殺牲為誓旭案行鹽井夷復拒之旭率部兵百餘生擒其首領三人斬數十級而部下被傷者幾二十人旭遂趨黎州以其事聞時黎州夷人斗婆亦數出為寇上以旭輕敵致侮已未降詔諭旭令篤恩信設方略制禦無尚討伐以滋驚擾實錄云旭按行鹽井部下被傷遂還黎州按旭受詔招撫戎瀘夷人初不及黎州不知何以遂來黎州而實錄且稱還也黎州與戎瀘夷人固相通然道里亦稍遠矣其後遣將出兵又以黎雅巡檢為名其所討伐則多戎瀘邊界不

知何也據旭本傳云蠻人斗婆行出寇黎州詔旭領兵討之乃不云治江安殺任賽事與實錄會要及正史俱不合疑瀘州及黎州皆有蠻人作過而正史實錄會要載首尾踈略也今略依旭傳刪修更須詳考之

閤門祗候盧鑑言前知儀州有軍士亡命入蕃自首者皆從減等至有再亡命者蓋罰輕之弊望自今並從斬決上曰首而戮之是使人無自新之路也遂詔緣邊諸州軍士亡命入蕃自首者並械送赴闕其後法寺定制卒請斬之妻子免緣坐情重者論如律咸平初鑑為鄜延路承受李繼遷聲言石隕帳前有文曰天戒爾勿為

中國患鹽入奏其事且云賊詐為此以疑朝廷也宜厚設備以待未幾靈州陷上思其言擢知儀州諜者言繼遷將由制勝關大入寇詔徙老幼芻粟于內地鑑奏以為搖民心且示以弱不可徙已而賊亦不至鑑金陵人也　罷壽州市木以勞民故也

辛酉詔昭應宮隸役禁軍自今每月更代廂軍及冬並休息之初禁軍每季一易上欲均其給賜復有是命

復以萬安宮為滋福殿　詔羣牧司在京及外坊監自

令息及五分死失不及分者使臣軍校第賜器幣孳育不及數而死失踰分者節級科罪從制置使之請也先是有詔減鄜延路駐泊兵九指揮歸營乙丑鈐轄李繼昌等言邊防備豫望許如舊上以部落安靜冀省轉輸之勞不許實録於明年七月乙未復書此事聖語稍不同其事則無異蓋重出也

丁卯太常禮院言准詔詳定淄州通判石中孚所奏州縣祭社稷元聖文宣王所用器服令檢討典禮諸州縣祭社稷釋奠雖載祭官祭服三獻之説伏縁八籩八豆

禮與京諸小祠同其諸州縣獄官請止用公服行事從之

庚午詔開封府界提點縣鎮官察舉諸縣刑獄　上諭宰臣曰京朝官諸司使副將赴外任有上殿者朕皆諭以當行之事期以舉職其不上殿者自今宜為辭誡勵摹印賜之知樞密院陳堯叟言幕職州縣官亦望誡勵從之帝曰先朝嘗以儒行篇賜臣僚今亦當復賜也會要七月十七日事十七日庚午也

辛未以昭應宫為玉清昭應宫　初置養病院上以宫禁有罪者古有掖庭獄處之令不欲置于内遂以通遠門内官宅為之

上封者言諸州縣祈謝雨雪多因緣率斂癸酉詔自今所須禮物並從官給

乙亥京東徐齊淄青兖等七州水詔遣使馳驛按視仍令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官分道檢校堙塞之傷田悉蠲其租

戊寅詔封元聖文宣王廟配享先儒魯史左邱明等十九人爵為伯贈蘭亭侯王肅司空當陽侯杜預司徒命近臣各撰贊　改内衣庫為尚衣庫　審刑院大理寺上折杖贖金條承前犯加役流而下一罪先發已經論罰餘罪後發又計前杖科決上以細民膚革薦傷殊非哀矜之意詔申定制止贖金以滿餘數若情理兇惡者即復決杖

庚辰侍御史趙湘祠部郎中判三司都催欠司彭惟節

等條上封禪赦前天下逋負總千二百六十萬七千悉除之

辛巳禁河北諸州民棄農業學禁咒槍劔桃棒之技者

光化軍民曹興為盜將刑稱寃軍遣縣尉覆按刑部言尉本捕盜復令鞫案慮其避收逮平民之罪或致枉濫乃詔自今大辟案具臨刑稱寃者並委不干礙官覆推之如闕官即白轉運提點刑獄使者就鄰州遣官按之

壬午令兖州遣兵百人駐奉符縣以儆盜　詔内侍宣賜有送錢者宜令本省差定其數勿使過當時軍校有亡没者賜錢五十千其家以十千奉使臣上封者言之故命條約

八月癸未朔以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主判三司開拆司梅詢知濠州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黄宗旦知衢州詢宗旦在計省不能静畏自守故出之黄宗旦未見州邑按詢本傳出守坐議天書不知宗旦所坐姑用實録所載當考詳改定實録蓋諱其事也　侍其旭言蠻人

僻在巖險未即首罪尚集徒黨拒扞望發兵三五千與近界廵檢並赴清井監脅誘如尚敢陸梁即因而討之甲申以文思副使知慶州孫正辭為黎雅等州水陸都廵檢使東染院副使環慶駐泊都監張繼勳及旭為同廵檢使仍發陜西兵嘗經戰陣者付之緣邊給兵器又録曹利用討宜州賊賞罰格示正辭等遣陜西轉運使李士龍乗傳與正辭等偕行供給軍須其將士計程俾冬初到彼以春夏瘴毒故也張繼勳子懐信内臣也繼勳亦必内臣當檢

乙酉糾察刑獄周起等言所閱案牘止是節狀慮事涉曖昧無由辨其枉濫如實有冤抑及官典非理考掠望聽已決囚詣司自陳如未經糾察陳訴無得輒詣鼓院從之　詔糾察官依審官院例御厨給食

丙戌詔鄆淄齊等州避水民所過津渡勿算仍令所在以官船助之　初河北諸監言邢趙𨚗地甚廣請就邢州置監羣牧制置使遣判官括視閑田得萬餘頃可牧馬萬匹且言邢州去京稍遠乞就洺州置大名第三監

從之

峽路都監侯延賞病上以蠻寇未寧發兵招逼慮施黔夔峽衆人擾懼戊子命閤門祗候康訓同管勾峽路駐泊公事往慰撫之康訓未詳邑里轉運使舉侍禁張明請以代延賞上曰丁謂嘗在夔峽當更詢謂如可茲授即進秩遣之因言邊城須諳山川道路民間情狀者苟徒有材未熟其事亦難責其效馬知節曰遠守尤宜遴擇但近臣中未識其人上曰朕亦未識既有公舉即可任也此據

寶訓附見張明用否當考是年十月洪州都監張明改鞏務當别一張明也

巳丑令湖南發卒數千人屯洞庭山初上出山圖以示輔臣曰此山在水中四面去岸十餘里閒歉歲則攘奪者多竄匿焉故命廵警之

庚寅審刑院奏議法寺所斷夏縣尉安起捕百姓三人以為盜面令公人拷掠百數加非理刑破其踝骨而本縣令不知其人既傷所由司偽作本人狀言其跟損皆父兄毆擊致然非官司也法寺斷令尉公罪仍以本司

及公人為首上令知院事劉國忠讀其案節上曰面行拷掠豈專由公人邪國忠始言合作私罪當免二官於是再拜待罪詔釋之上嘗議擇官知審刑院謂宰相曰當須詳悉法令之人王旦曰令法官奏斷案牘則大理寺有法直詳斷審刑又置詳議官分主其事知院者但能曉達事理詳究物情不必熟法令者上然之　給大理寺公用錢月二百三十千其先給茶罷之　詔杭明廣州市舶司自今蕃商齎鍮石至者官為收市斤給錢

五百以初立科禁也三司定直斤止錢二百上特增之

祕書丞董温上言漢以霍山為南嶽望令壽州長吏春秋致祭詔禮官與崇文院檢討詳定上奏曰按爾雅云江南衡注云衡山南嶽又霍山為南嶽注云即天柱山潛水出此則非特霍山為南嶽舜五月南廵周之王制皆以衡山為南嶽惟漢武帝以衡山遼遠取讖緯之説而祭灊霍至隋復以衡山為南嶽況奉祀已久國家疆宇敻廣雖於改制其霍山如有祈請及特祭即委州

縣奉行從之

癸巳詔洞真宮及諸公主宅自今所須之物任便市易令雜買務供應時駙馬都尉柴宗慶家僮自外州市炭入京城所過免算至則盡鬻以取利復市於雜買務家僮輩競有求匄上曰宗慶不能治家故縱其下亦可醜也乃加條約焉　上之後宮杜氏入道在洞真宮故與諸公主同例杜氏昭憲皇后姪女也上禁銷金嚴甚還自東封杜氏乃服以迎車駕上見之怒遂令出家為道

士由是天下無敢犯禁者杜氏入道事迹國史不載今據江休復雜志編入江云太和宫誤也

甲午京城西積水壞民田遣中使與閤門祗候康宗元領徒畎導宗元等因請大修堤防上曰沮洳之際何以施工且堤防峻隘決壞必多況秋水已落宜竢來春修築仍豫經度畫圖以聞康宗元未見

乙未遣使臣督京東路導治積水　知雜御史趙湘言臣聞君臣之際禮義攸行朝廷之儀進退有度故辨色

而皆入或假寐以待時苟夙興之不勤何匪懈之能竭況乎稱疾尤屬慢朝若無察視之規孰執牘官之咎伏見常參文武官每日趨朝並早赴待漏院候開內門齊入令以辰漏上始放朝故多後時乃入望許令知班驅使官二人常在正衙門視之有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風雨寒暑稍甚即多稱疾請假望委御史臺酌度聞奏遣官診視如顯有狂妄即具彈劾從之

丙申詔旌表門閭人自今二稅外免其諸雜差役按先朝旌

袁人即云二稅外免其他役不知何故今乃有是詔也當考令澶州勿禁牛渡河先是上謂王旦聞河北牛疫京東有以耕牛往貿易者澶州河梁津吏止之此甚不便當諭周瑩任其所適因言水潦所至秋稼固已有傷水若早退二麥猶或可望苟汎濫不已九月方退雖或多種地亦不堪旦曰河水所經謂之河淤乃成膏腴上曰若占地既久即亦不堪此老農之說也

丁酉吏部侍郎趙昌言卒

戊戌益州言黎州蠻已招安有未寧輯者望就選使臣撫諭詔梓州路轉運使滕涉及侍其旭等如孫正辭等未至第依前詔安撫按兵勿出候正辭等至彼即聽便宜從事

偽唐保大中封三水府神為王己亥詔別加新號令江太平潤州遣官祭告　詔河北緣邊州軍公吏毋得非禮使之時邊城以契丹遣使朝聘常肄習樂部以備宴犒復教公吏為俳優至有以醜言斥軍校咎累供戲笑

者人或不堪上以為非馭下之體故戒之　益州言邛部川蠻殺保塞請賣馬蠻十八人即移牒黎州得報稱邛部川與山後兩林素有讎隙殺保塞蠻乃大渡河外蠻也因下詔戒勅勿使相侵擾　又詔邊臣不得輙入溪洞邀功生事

辛丑令陝西轉運使李士龍權管勾梓州路公事時本路轉運使滕涉至黎州遇疾士龍部糧赴彼因命之

癸卯封皇第八妹陳國長公主為吳國長公主出家號

報慈覺正大師賜名清裕所居院曰崇真資聖先是上謂王旦等曰長公主賜師號當降制否旦等曰據典禮無之上曰當進封大國因而降制旦等曰如此則可也公主入院有日上召而誨諭之仍慮悠久廢忘乃筆記大略以賜他日出示王旦等曰諸妹出降朕但教之婦道恭順而已吳國令自主院事不得不曲為之防又詔崇真資聖禪院自今於雜買務市物具數以聞慮擾人也買物具數在九月丙寅今并書

甲辰西南蕃王龍漢曉遣使來貢方物賀東封也詔加漢曉寧德大將軍所遣使百餘人並增秩有差　河東緣邊安撫司言出廵至府州有蕃部獻羊馬食物等不欲違其意因留食物慮自今出廵復有來獻者欲准例以官物償其直從之

是月詔開封府凡出牓示衆並當具事聽朝旨初本府牓街止絶牙保引致民家卑幼舉借輝和資財者上曰國家惠綏遠人天下無外京師四方所湊豈可指言回

鶻耶故有是詔

九月壬子朔入内供奉官王承勛言准詔於洺州塞障河水口本州差權推官祖百世監督兵夫頗見勤蓋望即授正任上曰州縣官除幕職皆自特恩内臣豈當論請即令吏部銓擬官代之

管勾南宫北宅事趙湘等言北宅供奉官承慶等兩赴朝參不及請按問勾當使臣上曰承慶已有狀訴云諸叔將軍等假日許由元武門入唯承慶輩皇城司條約

止令入東華門仍俟諸叔上馬始由東華門入以故多就班後時甲寅乃詔承慶以下假日朝參許入元武門凡內侍有過者責為洒掃院子乙卯賜其名曰散內品丙辰錄故度支員外郎知磁州何郡子知崇為太廟齋郎又從其姪平夷縣尉知古為滏陽縣尉郡先守象州有勞歷知澤磁二州卒其家人詣州言知崇始十餘歲願從知古為磁州官近制省郎物故無賞延之例上念郡前効特甄錄焉

戊午給秦州長道縣水漂溺民米人一斛　孫正辭等以北兵不諳山川道路因點集鄉丁目曰白艻子弟給兵器使為嚮導又請濟師上以邊徼窮僻供億非易不許仍詔正辭等如蠻寇不受招安已經誅翦畏服勿窮追之又言蠻性獷悍往者丁謂夔州安撫有誠誓並令歃血為盟署鐵石柱以志其事條制甚多詔樞密院錄示正辭等

壬戌合鎮州定州路部署為一命定州副都部署邑州

觀察使王能領之鈐轄都監路分如故鎮定舊各置部署既罷兵亟省其一尋又分命桂州觀察使石普於是普遷保平留後便道之任乃復合為一初合鎮定為一乃景德二年正月癸己

癸亥從秦州採造務為馬鬃寨從知州楊懐忠之請也

甲子命工部侍郎馮起為契丹國母正旦使南作坊使李繼源副之殿中侍御史趙稹為契丹國主正旦使六宅使嘉州團練使杜守元副之太常博士直史館樂黄

目為契丹國主生辰使東染院使潯州刺史潘惟吉副之李繼源未見 初汴水漲溢自京至鄭州浸道路詔選使臣知水者乘傳減汴口水勢圖上利害既而水勢斗減阻滯漕運復遣使浚汴口

乙丑詔奉使夏州私覿之物前後名品不等自今令定數官給其直

先是命供備庫使謝德權決金水河為渠自天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繚太廟皆甃以礲甓樹之

芳木車馬所度又累石為梁間作方井宮寺民舍皆得
汲用復東引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丁卯德權
奏功畢詔宗正告廟室賜役卒緡錢　司天言太陰當
食之既翌日皇帝本命請禳祀之上曰經躔已定何可
祈也不許既而候之不虧宰臣表賀
戊辰詔左右騏驥院馬數自令旬奏月比省日奏之煩
也
以吳國長公主出家受誡詔普度天下僧尼道士
及宮觀寺院每十人度一人不滿十人及各禮師者亦

度一人

庚午詔自今郊祀列周伯星位于氐宿壽星之次永為定式從翰林天文邢中和所請也　審刑院大理寺言准詔定違制及不躬親被受等條令請應宣敕内有稱依法科罪及朝典勘斷不定刑名者並合准律令格式無本條者准違制分故失及躬親被受與不躬親被受條區斷内情重者奏裁仍令自今羣官到任應承前宣敕並交付遵守其有違犯不得以未知條貫為辭從之

辛未衛州獻金文龜有司以前詔却之牙吏伏闕下累日上聞之特令放於宫沼

壬申詔河北諸州軍城壘有經夏雨摧圯者並完葺之

邵州防禦使廣平公德彛言女適殿直郭中和家族頗衆欲為别置一第上曰中和有父母若從其請則婦事舅姑之禮闕矣不許郭中和未見

甲戌遣使齎辟瘴藥賜戎瀘州軍民

乙亥無為軍言大風拔木壞城門營壘民舍壓溺者千

餘人詔遣內臣馳驛恤視蠲來年租收瘞死者家賜米一斛

李繼周卒詔邊臣擇諸子可襲其職者以名聞邊臣言其子殿直士彬選懦從子士用性朴忠練邊事為部落所伏丁丑詔士彬管勾部族事士用為金明巡檢都監以左右之　賜鳳州水溺民米人一斛　先是上謂王旦等曰朕在東宮講尚書凡七遍論語孝經亦皆數四今宗室諸王所習惟在經籍昨奏講尚書第五卷此甚

可喜也於是召寧王元偓等赴龍圖閣觀書目上諭之曰宫中常聽書習射最勝他事元偓曰臣請侍講張頴說尚書閑日不廢弓矢因陳典謨之義上喜甚乃詔每講日賜食命入内副都知張繼能主其事尚慮元偓等輕待專經之士又加訓督焉　先是詔諸州有蔵太宗御書者悉詣闕以獻於是令樞密院標題用印復付其家
是秋京西河東陝西江淮荆湖路鎮定益梓邛容等州

言豐稔京師粟斗錢三十

冬十月癸未雄州奏契丹改築新城上謂輔臣曰景德誓書有無創修城池之約今此何也陳堯叟曰彼先違誓修城亦此之利也上曰豈若遺利而敦信乎且以此為始是當有漸宜令邊臣詰其違約止之則撫馭遠俗不失其歡心矣　靳濠州民齊睿坐惡逆逃亡會東封首露州用赦原之知定遠縣王仲微言通判度支員外郎直史館趙況受睿錢三百千不以上聞請重寘其罪

詔特斬睿論況枉法除名為民況范陽人右丞上交子也上交見天福十二

丁亥詔宣祖昭武皇帝昭憲皇后忌前一日不坐忌日羣臣進名行香禁屠廢務著于令式

戊子詔如聞江浙運糧兵卒雖經冬不得停役自今令休憩兩月

庚寅令殿前馬步軍頭司自令選補諸軍每指揮准舊例滿五百人止初命諸州簡閱以補禁旅所取既廣或

踰舊額而營舍素定或至二人共一室者故申勅焉

御史中丞王嗣宗言許州積水害民田盖惠民河不謹堤防每歲決壞即詔閤門祗候錢昭厚經度之昭厚請開小顈河分導水勢上曰泄其上源無乃移患於下流乎昭厚不能對判陳州石保吉復言此河浸廣則郡當水衝為害甚大乃命白波發運判官史瑩視之瑩請修頓固雙斗門於減水河口為束水鹿港以均節壅溢奏可因詔三班選幹局習事者廵護隄岸殿最如黄汴法

自是吏謹其職而水災稍息實錄選使臣視隄岸在八月丙戌令依本志載吏瑩建議之後昭厚瑩邑里未詳

甲午詔諸路州府軍監關縣擇官地建道觀並以天慶為額民有願捨地備材物蓋者亦聽先是道教之行時罕習尚惟江西劒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徧有道像矣殿中侍御史張士遜上言今營造競起遠近不勝其擾願因諸舊觀為之詔從其請　賜戎瀘捕蠻將士緡錢以蹊路峻險食物不給故也

庚子樞密院言三班使臣在外有過衝替及降任者皆候替人動踰歲月所釐事務益復隳壞請自今詔命到日即令離任擇官權莅事從之

兗州雨霜害稼甲辰遣使巡撫　詔如聞翰林御厨儀鸞司所逋官物皆積耗散三司令均數備償甚無謂也並宜除之

乙巳内侍省言近日本省使臣保任子弟多求隸入内内侍省望行禁止從之　遣内侍以御製太山銘贊賜

編録封禪記丁謂等謂因援太宗賜蘇易簡故事請就
三司署集近臣同觀又赴崇文院朝堂示百官上曰朕
何敢上比先帝謂等固請乃許之又遍賜近臣
丁未詔河西諸蕃部以夏州納欵其素與為隙者自令
無相侵畧仍令緣邊吏召集首領曉諭之
并州民鬻石炭者每馱抽十斤己酉詔除之
庚戌詔夏州進奉外有以私物貿易久而不售者自令
官為收市

辛亥中使史崇信言侍其旭等以衣服紬布誘降夷人斗婆行將按誅其罪上以旭召而殺之是違招安之實乃降詔諭旭等有來赴招安者勿殺如敢抗拒即進兵討伐國史西南蕃傳以斗婆行降與上賜侍其旭詔令務恩信勿生事繫之元年此誤甚今不取

上以御筆所記送闌馬事示宰相曰雄州奏得闌馬送契丹又奏近有盜馬以歸投者亦止稱闌遺牒送此詐也彼豈不知耶宜諭雄州自今有若此者當閲實還之無涉欺誕會要載此事於十月今附見

御史中丞權判吏部銓王

嗣宗剛果率易無所畏憚每進見極談時事或及人間細務頗輕險好進深詆叅知政事馮拯之短而結宰相弟旭使達意於旦以為助旦疾其醜行因力庇拯嗣宗大恚知制誥王曽有從妹適孔冕家而閨門不睦曽從東封因至冕家啜茗中毒得良藥乃解事已暴露曽咨疏言方行大禮願罷推究宰相亦以冕先師之裔將有褒擢遂隱其事而嗣宗獨謂曽誣陷冕懼反坐乃求寢息會徭雨嗣宗請對言孔冕為王曽所訟儻朝旨鞫問

加之鍜煉則冕終負寃枉又俟德昭援赦叙緋年考未
滿以欺詐得之非吏部令自陳首亦無由知沿堂行首
李永錫坐贓除名復引充舊職尋送銓授令録上亟召
王旦等詰其事旦曰孔冕之罪朝議特為容隱不令按
問誠非寃枉也德昭據吏部奏驗乃行制命及其首露
即已追奪永錫先為本部節度使市羊不輸算除名沿
堂闕人李沆以其資質魁梧因選擬官訖復用為副行
首祇事四年陳牒乞班行叙用因復送銓上曰止此乃

致旱邪嗣宗理屈復以他辭侵旦旦等不之抗乃已是月嗣宗請對言去歲八月至今年十月不雨宿麥不登及秋兗鄆苦雨河溢害稼蓋刑政有失致成災沴因復言孔冕寃枉播在人口而王曾尚居近班願示黜退以正朝典臣請露章以聞上謂王旦等曰曾實無罪若嗣宗上章亦須裁處旦曰孔冕不善之迹甚衆但以宣聖之後不欲窮究謂其寃枉感傷和氣恐未近理趙安仁曰令若再行按問冕何能免罪欽若曰臣請審問嗣宗

或再鞫晃不能自隱則如何區處翌日嗣宗復對且謝前言之失上優容之其狂妄多如此類　詔糾察刑獄官如有公事上殿即赴内殿起居仍免常朝

十一月壬子朔知鄧州張知白言陜西流民相續入境有欲還本貫而無路糧者臣誘勸豪民出粟數千斛計口給之以半月為凖凡就路總二千三百家萬二百餘口具支貸有餘者悉給貧老詔奬之　衛尉卿權判刑部慎從吉言准淳化三年敕諸州所奏獄空須是司理

院州司倚郭縣俱無繫囚又准後敕諸路自今獄空更不降詔奬諭奏至委刑部以逐處旬奏狀點勘不謬即具以聞伏見提點刑獄司所奏獄空本司比對多不應舊敕外州妄覬奬飾沽市虚名近邠滄二州勘鞫大辟因枉註數人裁一夕即行斬决伏見前代京師决獄尚五覆奏盖欲謹重大辟豈宜一日之内便决死刑朝廷比務審詳恐有寃濫非有求於急速具聞州府不體朝廷邀為已功但務獄空必無所益欲望依准前詔不行

奬諭其諸州府軍監以公事多少分為三等第一等公事多處五日其次十日其次二十日並須州司理院倚郭縣全無禁囚及責保寄店之類方為獄空委提點刑獄司據等第日數勘驗詣實書為印歷從之

癸丑令彈射鷙禽傷生之類不得入宮觀寺院

甲寅遣使以太宗御製御書各六十二卷賜輔臣人一本皆未嘗頒示於外者後數日又出太宗鏤文紅管筆賜王旦以下人一雙

乙卯河東緣邊安撫司言麟府州民多齎輕貨於夏州界擅立推場貿易望許人捕捉立賞罰以懲勸之上曰聞彼岐路艱嶮私相貿易其數非多宜令但准前詔量加覺察可也

丙辰上作文武敕七條賜文臣任轉運使以下至知縣者武臣任部署以下至廵檢者賜幕職州縣監物務官誡勵敕上謂宰相曰羣臣奏事朕以職業戒之因念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齊有五條晉亦有六條武臣有諸

葛亮七戒朕令參求要道以儆勵羣臣又思先朝以儒行篇賜近臣令可以并賜一軸七月庚午可考

戊午瓊崖等州同廵檢王釗言黎母山蠻遞相雠刧臣即移牒委首領捕送為惡者悉還剽奪貲貨及償命之物飲血為誓放歸溪洞皆已平静上曰朕常戒邊臣無得侵擾外夷若自殺傷但用本土之法苟以國法繩之則必致生事羈縻之道正在此爾

己未詔先充北朝國信副使及曾接伴人等每有北朝

人使到闕並令依所借服色官位稱呼立班坐宴

庚申遣內侍分詣麟府洎緣邊川峽等州賜戍兵銀錢自西北罷兵已來久無是賜至是特命焉

壬戌西涼府斯多特遣使來貢

癸亥詔徐州淮陽軍不訴水災戶令年田租特放十之三上以是州軍雖已蠲賦猶慮民間失於自陳故申命之

河中府言廣濟軍士從隸集津以船載家累於黃河中漂溺凡數十人詔遣使撫問仍給緡錢收瘞劾舟

子不謹之罪　河北安撫司言緣邊巡檢捕得北界民李守明檢括行裝部送保州訖上曰此輩雖至境上既非奸詐又無禁物不必拘留也乃詔保州給還行裝以酒殽犒而遣之

甲子詔諸路官吏有蠹政害民辨鞫得實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官不能舉察者論其罪先是知晉州齊化基知鄜州何士宗皆坐贓抵法監司初不以聞故申勑之何士宗鄜州事當考至道二年正月自河東漕責華州　上嘗謂宰相曰為國之

要在乎賞當其功罰當其罪不任情於其間則賞罰必當懲勸必行萬方必理和氣必生自然天地降祥四方無事以此思之可不戒乎　又言聞隴州推官陳漸不能謹潔轉運使以堯叟諸姪不即按舉昨因違越被劾堯叟特為請令罷任自令儻如此必正其罪不復貸矣

此二事據寶訓前屬元年後屬二年令并附此與官司不能舉察官吏事或相類爾當考

廣州蕃商湊集遣内侍趙敦信馳驛撫問犒設之即詔知州馬亮等定蕃商犯罪決罰條亮等請應大船主及因進奉

曽受朝命者有罪責保奏裁自餘悉論如律從之

乙丑詔諸路差權管軍員歳滿而不獲代者員數頗多葢事皆申覆樞密院詳驗訖始付有司待報而遣以故留滯自今委殿前侍衛司籍其日月依次遣人代之

丙寅入内高班史崇信言孫正辭張繼勲侍其旭等率兵分部入蠻界村落招撫尋有詔督正辭等令三日一具事以聞詔三日一奏事在十二月丙子今聮書之

己巳三司請假内蔵庫錢三萬貫許之

癸酉雅州砂平路羅𥁕州蕃部王阿黎等十八人來朝貢始通也詔授阿黎懐化司戈　禮賓院言輝和爾僧哈尚貢奉赴闕乞赴五臺山瞻禮上曰戎羯之人崇尚釋教亦中國之利可給糧聽其請

甲戌契丹遣使右衛上將軍蕭塔喇噶崇義節度使耶律阿固達木副使給事中裴元感將作監張文來賀承天節

乙亥詔諸州採木軍士有經冬隷役者所在休息之

丙子夏州進奉使白守貴等請市弓矢及弩上以弩在禁科不許餘從之

庚辰賜近臣宴于王旦第舊制賜宴當以冬至令就旦生日寵之也　晉國賢靖大長公主薨

十二月辛巳朔詔罷承天節上壽及來年正旦朝會

先是京城民舍有侵占官地已改正者科積年合納租錢詔悉除之

癸未交州黎至忠遣使來貢幷獻馴犀一上以犀違土

性不可豢畜欲拒而不納又慮逆至忠意侯其使還乃令縱之海澨至忠又遣使表求甲冑具裝詔從其請且求互市於邕州本道轉運使以聞上曰瀕海之民數患交州侵寇承前止許廉州及如洪寨互市蓋為邊隅控扼之所今或直趨內地事頗非便詔令本道以舊制諭之本傳並以其事屬之三年實錄亦載求甲冑於三年正月嫌其與廣西漕臣經度鎮撫相亂今從會要悉聯書之求甲冑及互市會要並在二年十二月貢馴犀後而

已丑詔所賜契丹使餼羊如聞在道驅牧頗亦勞止宜

就雄州給之

初契丹使館伴使有私覿馬悉輸官而荅禮皆己物至是翰林學士晁迥為館伴使言其事庚寅詔自今館伴使所得馬官給其直副使半之

辛卯以東上閤門使李允則領奬州刺史仍知雄州

初契丹遣使右武衛上將軍耶律圖嚕庫廣德軍節度使耶律錫爾寧副使右驍衛大將軍寇卿太常少卿邢祐來賀明年正旦錫爾寧中途遇疾壬辰詔遣使撫問錫爾寧

免冠膜拜稱謝圖嚕庫等入見在此月丁巳嫵其與泯州告哀牒相亂因遣撫問錫爾寧并於壬辰日書

丙申昭宣使誠州團練使內侍左右班都知張崇貴為鄜延路都鈐轄初崇貴自鄜延召還願留京師上以崇貴練悉邊要故復遣之面諭屬任之意仍許每歲詣闕奏事別賜公用錢歲二百萬

庚子史崇信自瀘州入奏孫正辭等分三路入夷境夷人皆震懾伏罪其不赴招安者多已逃竄有蠻斗引者

深入蔵避已遣人就所匿村舍招諭正辭等領兵直赴清井又言邛部蠻深憤瀘州夷人相殘乞舉兵助討上曰若邛部蠻成功則過有覬望不若令其自首也

辛丑三司使丁謂等上泰山封禪朝覲祥瑞圖百五十

昭宣使劉承珪上天書儀仗圖一召近臣觀于滋福殿俄又示百官于朝堂

壬寅賜戎瀘州廵檢軍士緡錢

癸卯命江州葺唐白居易舊第上與輔臣言及居易嘉

其能保名節故有是命

契丹國母蕭氏卒年五十七謚曰宣獻契丹主哭必嘔血遣天平節度使耶律信寧馳騎來告涿州先牒雄州雄州以聞甲辰詔廢朝七日令禮官詳定服制内出開寶禮為蕃國發哀儀下輔臣使參擇而行復命太常博士直史館王隨内殿承制閤門祗候郭允恭為祭奠使太常博士判三司催欠憑由司王曙供奉閤門祗候王承瑾為弔慰使賻以衣五襲綾羅帛萬疋乙巳賀正使

耶律圖嚕庫初入見既還館令客省使曹利用以涿州
牒示之戊申告哀使耶律信寧至閤門使受書進内詔
圖嚕庫等就開寳寺設位奠哭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
使學士知制誥已上詣都亭驛弔之己酉上於内東門
制服發哀召信寧入内親加卹問羣臣進名奉慰蕭氏
有機謀善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先是蕃人毆漢人
死者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仍没其親屬為奴婢蕭氏
一以漢法論每戎馬入寇親被甲督戰及通好亦出其

謀然天性殘忍多殺戮始歸政于契丹主未踰月而卒無幾何耶律昌運亦卒昌運即韓德讓也內外制服與蕭氏同柩而葬無子以吳王隆裕子承業為後 詔河北河東緣邊安撫司應近邊不逞之輩有妄言以惑境外者嚴加捕詰 河北緣黄河先禁採魚小舟上聞細民頗賴以資給詔弛其禁

是冬黎至忠卒交趾亂或云至忠為其下所殺詔廣西路轉運使於緣海州軍經度鎮撫時具事以聞

是歲天下户八百四十萬二千五百三十七 按每歲末户口並載

此處疑脫口數

併左藏庫錢金銀絲綿三庫為一庫 淳化三年末可考

趙德明帥所部出侵回鶻常星晝見德明懼而還

此據仁宗實録德明附傳他書無有不知何時也書之歲末竢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十三至七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今任御史臣陳昌圖

謄錄貢生臣苗序瀛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十三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大中祥符三年春正月癸丑天慶節詔兩京諸路宫觀道士每十人度一人不及十人亦如之

甲寅賜戎瀘州廵檢軍士緡錢

丁巳邉臣奏韓德讓死上曰德讓頗有智謀專任國事

今既喪國母德讓又死臣佐中未聞有其比者王欽若曰國主懦弱自今恐不能堅守和好上曰朝廷始終待以誠信彼之部族亦當順從也德讓死已見去年十二月

己未兩浙提點刑獄太常博士皇甫選罰金三十斤徙江南路選以部内繫囚悉寓禁他所妄奏獄空爲知杭州王濟所發故有是責劉筠作選墓志云職思其憂廨不暇煖躬欵圜土每振滯繫評定疑法覆視協中罪有抵死情實可矜得以輕比而全活者三十餘人凡部下十三郡之治迭奏獄空積一千五百餘日繄公是賴咸被詔奬獨不載罰金事蓋諱之也

詔利州路轉運司自今

命官使臣欲修易棧閣者須述經久利害待報無得擅行先是川峽多建議修路以邀恩奬或經水潦即墜石隅閣舊路又隨而廢至是利州有以新改閣道請賞建議者上知其弊故條約之　上聞瀘州三月即苦瘴毒詔孫正辭侍其旭等及二月即領軍馬分屯近郡如戎人尚敢抗拒量留兵守要害以禦之

壬戌詔自今謁啓聖院太宗神御殿如饗廟之禮設褥位西向再拜升殿酌酹畢歸位俟宰相焚香訖就位復

再拜永為定式

丙寅賜輔臣御馬人二匹

己巳内侍副都知閻承翰使夏州還言趙德明於綏夏州各建館舍以待王人望於浦洛峽置驛上以其地荒夐勞於役守不許　詔左右騏驥院諸坊監官自今並以三年為滿如習知馬事欲留群牧司保薦以聞當徙莅他監

壬申權判吏部銓王嗣宗等言吉水縣尉范世昌在任户

長彭昉告縣典王雅受贓世昌連杖昉三次致死顯批
下吏不容論訴吉州止坐公罪贖銅九斤望自今幕職
州縣官非理決人致死並具案奏裁仍令本路轉運提
點刑獄司察舉責懲殘暴之吏詔可世昌仍不得與官
甲戌入契丹使馮起等言所送國母禮物本國以母亡
懇讓不受　种放歸終南山有使來自秦雍者得放荅
陳堯叟詩五章以聞上嘉之謂宰相曰放隐居力學嘗
言古今殊時不當背時效古此最近於理乃詔放赴闕

放表乞賜告上許之詔荅云儻再召勿復辭也又作歌以賜并賚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放為弟汶求官即授秘書省正字　同判太常禮院孫奭言釋奠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為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止命獻官二員無攝伏恐未副崇祀嚮學之意望自今備差太尉太常光禄卿以充三獻詔可

乙亥減瀘州淯井監鹽課三之一

丙子詔京朝官换武職諸司使以下换文資者並試時

務策三道不習文辭者許直述其事其換武職問以邊事　又詔幕職州縣官須三任六考方得論奏

丁丑荆湖轉運使奏舉秘書丞監瀛州酒稅賁隨廉幹可委繁重上謂宰相曰近有言其貪濁者命察訪之王旦曰人固難知茍有材行寧不為人所忌比令察訪正為此耳賁隨未見　知天雄軍寇準言振武軍士援送契丹使過境臣已各給裝錢上謂輔臣曰寇準好收人情以求虛譽卿等今見之矣乃詔諭準不當擅有給賜命備

錢償官實錄又云王旦對上以為此事忠臣必不為之別一本乃無此語恐旦果無此語也今削去

是月陜西民饑　上謂樞密院曰管勾國信閤承翰等累奏應副契丹使事例多有增損不同事緊長久可盡取看詳或有過當於理不便者並改正之咸令遵守緣路修館舍排當次第已曾畫一指揮不至勞煩可降宣命悉令仍舊尋又詔送伴契丹使回日依程赴闕不必怒遽時王時送伴遽回故有條約

二月癸未史崇信等言瀘州夷人有助斗引者剽劫商

旅攘奪轉餉見與孫正辭等分兵討捕即遣使賜以辟瘴藥去年十二月崇信入奏遣人就村舍招諭斗引今尚有助斗引為寇者則斗引竟不赴招安也大抵國史實録序此段事跡都不詳備耳

甲申兖州言會真宫成給以閑田邸店蔬圃　澧州言慈利縣蠻相攻劫知州劉仁霸請帥兵討捕上恐深入蠻境使其疑懼止令仁霸宣諭詔旨遂皆感服

丁亥廣南轉運使言宜州軍校陳定黄晚有破賊功望從隷近郡上曰徼定晚則象州不守矣朕優加奬擢盖

激忠節若徒隸他處或致失所非所以賞之也乃詔本州厚給裝錢傔夫遣牙吏護送赴闕補禁軍都虞候重賜金帛

戊子詔禁軍都虞候已上有疾須速療者自今通進司即以聞　契丹主闇弱自其母及韓德讓相繼死其弟隆慶尤桀黠衆心附之言事者謂因遣使特加恩隆慶上曰柔遠之道務存大體正當講信修睦使之和協如其不法豈宜更加禮耶　吏部銓引對選人有張祥者

嘗坐贓黜為江州叅軍復叙至主簿尉三任皆有勞績上曰此當為何官王旦曰以資當為令録而轉運使奏舉堪充幕職上以前犯止授令録仍自今常選人坐贓濫能自新有勞績者雖非奏舉亦許入令録　知廣州馬亮言夏熱欲停諸軍教閲上曰朕記國朝已來廣南西川以遐遠之地屯泊軍士未嘗給兵器習武藝亮遽行此事恐非便乃詔樞密院檢原降指揮及近例密諭亮令遵守之　三司使丁謂請承天節禁刑罰屠宰從

之

辛卯詔三班使臣有素負材能久沈下位者聽其自陳

雄州言入契丹副使潘惟吉卒惟吉嘗得對便殿上謂之曰凡人臣立朝苟專務宴安不以勞能而升不足貴也惟吉即表求外任命為天雄軍駐泊都監未行選副樂黄目使契丹受命入謝時已病上察其羸瘠遣使詢之且言不病入北境疾作即肩輿而還詔遣其子乗驛往迎至雄州而卒上憫之令其弟閤門祗候惟清馳

往護喪官給葬事惟吉雖連戚里能以禮法自修飾前後將命中外咸以勤幹稱

癸巳昇州民以知州張詠秩滿願借留即授工部尚書令再任仍賜詔奬焉　廣西轉運使何亮言交州黎至忠苛虐不法衆心離叛其卒也一子纔十歲弟明提明昶用兵爭立大校李公蘊率土人逐而殺之公蘊年始二十六至忠最所親任常令以黎爲姓既而自領州事稱安南静海軍權留後且移文言見率方物奉貢請降

制命上曰至忠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之益可惡也即詔亮安撫邉民察視機事以聞先是至忠遣使貢奉猶在京師上令以其狀諭之如欲行服亦聽使人聞之掩泣而已黎至忠卒李公蘊殺其二弟遂據交州至忠未嘗被殺也國史云公蘊遂圖至忠又云至忠年纔二十六皆誤今但從實録會要及稽古録

戊戌禮部尚書贈右僕射王化基卒

己亥詔每歲春夏令所在長吏申禁民間彈射罝網獵捕之具

上封者言孫正辭等不能以方畧招誘諸蠻入其境行
無斥堠糧餽有被奪者內出其狀示輔臣陳堯叟曰已
降詔督責然昨遣嘉州小校往彼招誘慮其邀功未即
悉心諭蠻人以朝旨致其疑而未復今請加申戒若蠻
人安集則賞否則部送闕下使有所畏懼上然之庚子
孫正辭等言安撫蠻人悉已平定降詔嘉奬正辭等又
言蠻羅忽餘素忠順防援井監捕殺違命者不已上遣
內臣郝昭信裒慰之且諭以赦蠻黨前罪勿復邀擊又

處正辭等兵還嚴穴或有嘯聚乃命史崇貴權管勾瀘州軍馬事　閤門請自今朔望除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外自餘升殿奏事官非有急切並須次日其羣臣起居日見辭謝止兩班從之

右僕射判都省張齊賢言玉清昭應宮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及違奉天之意又屢請罷土木之役不聽辛丑齊賢出判孟州

甲辰詔聞兩京諸路隸忠靖徒役人刺配者即給衣糧

不刺配者止給囚人日食各有家屬或至匱乏宜令自今依例給之　詔開封府諸縣祭社稷元聖文宣王廟禮料並從官給

乙巳禁荆南界殺人祭棱騰邪神

戊申社宴羣臣於王旦第先是社日止賜會中書不張樂惟輔臣洎待制已上奉内朝者預焉至是始宴私第張樂僕射尚書丞郎給諫悉集遂為定制

閏二月壬子遷左右街僧官舊例僧職遷補止委開封

而濫選者衆至是命知制誥李維等宿中書出經題考試而後序遷焉道官尋亦用此例道官用此例在四月壬戌今并書

甲寅冬官正韓顯符造銅候儀成并上所著經十卷其制則本唐李淳風及一行之遺法云

先是孫正辭等兵入溪洞多焚其積聚帝曰彼雖蠻貊亦吾民也不可使乏食乙卯詔轉運使貸以口糧

丙辰詔如聞諸處捕獲逃亡兵士或以鐵烙其腕及碎脛骨方始斬決西北緣邊軍興以來軍民有罪情重者

斷肢體而戮其罪不至死亦鞭之過數自今無得法外行刑　初羣臣出使陳乞賜馬即時裁遣多不均乃令樞密院定其條制　僧尼道士女官犯公罪者聽贖

戊午遣官葺舒州靈仙觀常州宜興洞靈觀

己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諸軍歲給帛七十萬當春時民多匱乏常假貸於豪右方納租賦又償逋負以故民間之利愈薄請官預給帛錢俾及期輸送民既獲利官亦用足詔從之仍令優與其直其後遂推其法

於天下咸平二年五月丁酉馬元方事與此相關已在彼詳注
太宗及秦王許王之為開封尹皆在南衙視事至道初
上始復居府廨太宗命府東建堂習射於是權知府事
周起奏曰陛下常所聽事臣不敢居遂空之丁卯上幸
射堂宴射又至西堂閱太宗御書圖畫上作詩從臣皆
賦賜開封府將吏器幣戊辰德音降東京畿內死罪以
下囚將吏逮事太宗藩府者並賜物赤縣父老令本府
宴犒年九十者授攝官賜粟帛終身八十者爵一級甲

戌增葺射堂爲繼照堂設帝張樂許士民遊觀三日學士院舊例赦書德音不鎖院及是宰相召晁逈等問之逈等言除南郊赦書緣車駕在外並合預先進入降付中書難以鎖院外自餘赦書德音請自今依降麻例鎖院從之　龜茲國王遣使來貢方物

三月庚辰朔河東轉運使言并州官吏以知州劉綜歲滿列狀請留詔奬之

辛巳比部郎中蔡汶使西川還言川峽每春州縣聚遊

人貨藥謂之藥市望令禁止之上曰遠方各從其俗不可禁也

乙酉詔泰山采碑石洎燒石灰所歷民田踐禾稼者特與給賜

國家每歲初夏即降詔䘏刑上慮守臣或因循怠忽丙戌特降詔申警之

戊子詔在京軍員選為川峽諸州都校還無遺闕者並許引對當行陞奬

壬辰以孫正辭為西染院使侍其旭為內殿承制賞平夷之功也張繼勲先卒詔録其嗣所部禁廂軍及輦送䕶援兵健子弟皆賜緡錢隨行使臣軍校及牙吏等各第其功而賞之繼勲子懷信為入內高班繼勲亦必是內臣也　李公藴遣使入貢上以蠻夷不足責即用黎桓故事授公藴静海節度使封交趾郡王賜衣帶器幣

丁酉上謂王旦等曰自北鄙修好疆埸不擾朕居安慮危罔敢暇逸嘗著文自警置之座右乃出貴廉食珍田

夫吟念農歌自戒箴以示旦等　太康縣民有起妖祠以聚衆者今開封府禁之　三司貸内藏錢三十萬貫

河陽令錢若冲有僕酗酒若冲杖之百數僕夜挾長刀潛入室中斷其臂若冲叫呼得不死其從子死焉又擊傷二人若冲若水弟也時若水母尚無恙上念之遣使存問優賜緡帛羊酒又賜若冲帛三十疋副以藥餌

詔磔僕夫於其門

已亥上謂宰相曰刑獄之官尤須遴擇朕常念四方獄

訟若官非其人寧無枉濫且單弱之人不能披訴朝廷無由知之頃歲有縣胥醉酒與驛遞鋪卒相毆夜歸胥踣於路或以告卒夜寒恐僵死卒亟往視之則已死有司遽執此卒遂以毆殺人論母訴於州州不能察杖之母歸告其婦曰何忍子之屈死母即詣闕伐鼓詔使案覆又不能原其情母坐上言失實杖背放歸其婦已鑿背而去私適他族此不由刑官非人以致孤弱受獘乎

天書殿屢有祥異上以語輔臣王旦等曰陛下至誠

奉天天示寶符神物相之固其宜矣

辛丑詔戎瀘州給復一年民艱食者賑之

癸卯徙環慶路鈐轄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曹瑋為鎮定路鈐轄上以瑋立效西鄙欲其諳河朔戎事故有是命　上作念邊詩賜近臣和　禁虔州民造䴵膠

甲辰上謂輔臣曰將帥才難今文武中固亦有人葢不經戰陣無由知之雖天下無事然兵不可去戰不可忘古之道也馬知節曰將帥之才非可坐而知之顧臨事

機變如何耳咸平中將帥方略無聞措置未便不能擒戮戎寇蓋以未得其人故也今朝廷士馬雄盛城壘堅固器甲犀利苟契丹渝盟邊候有警陛下得人授之成算可使無噍類矣上曰自頃契丹入寇備禦之策無曰不講求而將帥不能決勝陳堯叟盡知此事堯叟曰咸平中契丹侵軼亭障國家歲歲防秋六年舉國而來羣議咸請大為之防陛下親降手劄詢于中外雖繼上謀畫皆未盡善乃特出聖斷控守險要排布行陣又擇銳

卒散為竒兵俟戎首南侵即命諸路直赴幽燕取其車帳俾邉郡援應皆以方略示之而將帥非其人故殊勲不集上曰知節久任邉防以為禦戎之策何者為善知節曰邉防之地横亘雖長然據要以扼其來路惟順安軍至西山不過二百里若列陳於此多設應兵使其久莫能進衆將疲敝時以竒兵輕騎逼而擾之如敢來犯即命將深入力戰彼必顛覆不暇令諸將喜用騎兵以多為勝且騎兵之多者布滿川谷而用之有限苟前進

而小有不利則莫之能止非所謂節制之師也臣嘗謂善用騎兵者不以多為貴但能設伏觀戎寇之多少度地形之險易寇少則邀而擊之衆則聚而攻之常依城邑以為旋師之所無不捷矣因自陳年齒未暮五七年間尚可驅策如邉候有警願備戎行但得副部署名目及良馬數匹輕甲一聯足矣上曰誠知卿可屬任但願四方無事乃命製鋼鐵鎻子甲以賜焉

己酉侍衛馬軍司言河北河東禁軍器過河緣諸州軍

合用閲習木鎗弩弦等望據數封記齎往從之

是月鄜延路言趙德明母亡宰臣奏曰德明頃年已告母喪朝廷行起復之命贈賻之典今復喪母蓋蕃戎之俗諸母衆多朝廷自合遵守禮法諭之俟其有請别加商議上可之既而德明卒不自言　糾察刑獄司言伏覩犯罪經赦後事發准律有離之正之之文今法離正之外仍糾本罪用法似深帝曰比行赦宥事發不免其罪理合商量但此事行之已久宰臣王旦曰經赦不自

陳首非有發露無由離之正之所以律文有赦後不首之罪且事有幽隠而經赦既不自首發則亦獲免罪於理非便遂令法寺參議以聞　左屯衛將軍允言非理捶其女僕凡允升誨馬允言出語不遜上廉知之命管勾南宫北宅事趙湘按其罪夏四月辛亥責授允言太子左衛率府副率絶其朝謁

壬子詔兩浙路赴京木筏職員軍士月給緡錢温台等州民獻木助修玉清昭應宫者優給其直　鎮安節度

使同平章事駙馬都尉石保吉卒于京師時夜漏已上訃聞上亟令入内都知秦翰開元武門往視喪事廢朝三日贈中書令謚莊武屬孟夏饗太廟未即臨喪遣使諭其家禮畢乃臨哭之保吉姿貌瓌碩頗有武幹重世將相家富於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饌品亦飾以綵繪性驕倨好殺歷藩鎮多擾細民待屬吏不以禮帥大名葉齊查道皆知名士悉命械頸以督糧運初程能將漕京西保吉託其治私負能不聽至是其子宿亦為吏屬

將加苦辱會為張永德所辟乃止喜弋獵畜鷙禽數百
令官健羅鳥雀飼之有規勸者輒加詬怒在陳州盛飾
廨舍以迓貴主因完葺城壘疏牖于上以瞰衢路如箭
牕狀未嘗上聞賔佐諫之不聽頗涉謗議上曰保吉用
刑峻急惠不及下此謗議所從起也乃密詔戒之知
施州侍禁孫詡坐擅賦歛入已私役所監臨計絹二十
疋削籍為民
甲寅占城國遣使來貢使還日賜以馬及器甲從其請

也其國主言前所賜白馬與炎土不宜乞改賜黄赤色者亦從之占城是歲此月一入貢其王即施離霞鼻麻底也實録誤以此爲普居毗荼室禽故於七月又重出此事據他書並無今削去

陜西民疫乙卯遣使齎藥賜之

丙辰詔諸州司法叅軍有檢法不當出入徒流巳上罪者具案以聞經三次誤錯者替日令守選及委長吏察舉從兩浙轉運使陳堯佐之請也因謂輔臣曰詳明平允由性識耳如窮經之士諷讀雖久有不能通其義者

法官能曉律意猶學者之能達經旨縱與時事不同但依之亦可尚也

丁巳龍圖閣待制陳彭年上奉詔纂歷代帝王集二十五卷上作序名宸章集　時京師竹有華司天言主歲不登上曰數歲豐稔物價甚賤但小民不能愛惜飲食之餘多所棄擲宜令開封府嚴禁之

戊午詔曰朕以六合之大庶官惟艱雖遴簡為宜而綱條未舉廣薦揚則或滋奔競絶任保則慮失俊髦爰議

酌中垂為經久用防過聽庶協僉謀自今每年終翰林學士以下常參官並舉外任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職州縣各一人明言治行堪何任使或自己諳委或衆共推稱至時令閤門御史臺計會催促如年終無舉官狀即具奏聞當行責罰如十二月内差出亦須舉官後方得入辭諸司使至内殿崇班曽任河東陝西及川廣鈐轄親民者亦同此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官知州軍通判結罪奏舉部内官屬不限人數明言在任勞績如無

可舉及顯有踰濫者亦須指述不得顧避以次年二月

二十五日已前到京如有違限委都進奏院具名以聞

當依不申考帳例科罪三司使副即結罪奏舉在京掌

事京朝官使臣仍並令中書置籍先列被舉人名銜次

列歷任功過及舉主姓名薦舉度數一本留中書一本

常以五月一日進内次年籍内仍計向來功過及薦舉

度數使臣即樞密院置籍兩省尚書御史臺官凡出使

回並須採訪所至及經歷隣近羣臣治迹善惡以聞轉

運使副提點刑獄官知州通判到闕各具前任部内官治迹能否如鄰近及經由州縣訪聞羣官善惡亦許同奏先於閤門投進後方得入見或朝廷要人任使及有不治州縣難了公事並於上件籍内選過犯少舉任及課績數多并資歴相當者差委仍於宣勑内盡列舉主姓名或能一任幹集即時與遷轉苟不集事本犯雖不去官亦移閑慢僻遠處内外羣臣併舉及三人幹事者仰中書樞密院具名取旨當與酬奬如併舉三人不集

事坐罪不至去官亦仰奏裁當行責降或得失相參亦與折當諸路轉運司諸州軍管内有未中倫理及繁難事務須朝廷選官臨涖者三司審刑院有累經會問舉駁未了錢穀刑獄公事委是州縣不能結絶須自朝命遣官者亦於籍内選差幕職州縣官三任七考以上使臣在班十年已上歷任無私罪實有課績無人奏舉者亦許經所由司自敘即令主判官驗問材地可否選人試刑名時務各三道使臣須試邊事及刑名時務者亦

聽如實有可取即送中書樞密院再加考覈取裁如流
內銓三班院體量得選人使臣别無干累顯有勞績書
判材識實堪任使者亦許先送中書樞密參詳别與引
見每年各不過十人不得將勢家子弟充數近臣除郊
祀承天節及委寄差使舊有恩例外更不得非次為親
戚陳乞恩澤　虞部員外郎權判大理寺王秉式言本
寺官屬多避繁重自今望令權詳斷官未替不得别求
任使如實不明法律委本寺衆官體量聞奏方許外任

正詳斷及檢法官年滿亦候替人方得出寺詔從之其權詳斷官以半年為限

先是曹瑋及張崇貴上涇原環慶兩路州軍山川城寨圖已未上出以示王欽若等曰處置咸得其宜至於儲備亦極詳悉宜令别畫二圖用樞密院印一付本路一留樞密院按圖以計事　詔京東西河北河東有屯兵處並選諸司使副及御前忠佐為都監駐泊令以時訓練

辛酉賜泰山隱士秦辨號貞素先生放還山辨自言百三十六歲上召至京與語多言五代事亦無他術但能服食致長年耳

癸亥詔募職州縣官除廣南福建路令預借俸錢外江浙荆湖逺地麟府等州河北河東緣邉州軍自今並許預借兩月俸餘近地一月　是日後宫李氏生子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上謂起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上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

杭州人初入宫侍劉脩儀莊重寡言上命爲司寢既有娠從上臨砌臺玉釵墜心惡之上私卜釵完當得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毁上喜甚已而果生子後封李氏爲崇陽縣君復生一女不育李氏所生子是爲仁宗

甲子契丹主葬其母於顯州北二十里詔以是日廢朝仍令邉城禁樂三日

丙寅廢秦州破他嶺採木務務本楊懷忠所置以車乘往來艱苦故廢之簽署樞密院事馬知節言前知秦州

按視得蕃界大小洛門皆巨材所產已於逐處及緣路置軍士憩泊營宇令蕃部感朝廷綏撫各思保塞望遣使諭諸族令防援軍士同力採取況俯臨渭河可免牽輓之役從之

戊辰詔應內外官犯罪被鞫事理昭然不即引服規望滯留者並權格俸給仍不得領務常從亦罷去之先是虞部員外郎知通州李泰清以不察鹽場官為盜累遣官按劾不承為御史臺所舉故有是詔　太常博士石

待問上時務策十數條大率言北鄙凶變非與中國渝盟即遭其弟簒奪乞選將練兵為之備豫又言先朝多任中人陵轢將帥故罕成功上曰人臣指陳時政有闕朕躬過失雖不近理亦當優容之待問乃以祖宗制度所無之事恣為矯誣是不可恕也待問制科策名必將升用但謹其操履胡施不可何乃自貽躁妄之咎乎即命翰林學士李宗諤詰之待問辭窮已而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不得簽署州事歐靖聖宋掇遺云待問上疏諫修昭應宮云羣臣皆以陛下在

堯舜之上臣謂不及唐太宗遠矣坐是被黜附見嘗考

初封泰山命宰相王旦撰封祀壇頌知樞密院王欽若撰社首壇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甲戌旦加兵部尚書欽若戶部尚書堯叟工部尚書頌成示賞也

乙亥出內庫錢五百萬贖故宰相呂端居第賜其子蕃先是上謂王旦等曰端諸子皆幼長子蕃病足家事不理舊第已質於人兄弟有不同處者昨令中使視之蕃扶杖附奏求賜差遣朕思之不若出內庫錢贖還舊第

令其聚居又僦舍日得千錢可以贍養然蕃頗懦當諭旨凡有支用置簿歲上內侍省後六年蕃為弟蔚娶妻又表獻居第求加賜予且言負人息錢甚多旦曰陛下卹孤念往以勸人臣而蕃重煩聖念不可聽上曰宜別出內庫金帛賜之俾償宿負蕃弟蔄仍與西京差遣令蕃同往自今無得借使他財命有司為掌僦課給其家復詔樞密院察其妄費旦曰陛下推恩終始極矣唐元和中還魏徵舊第止降一詔何嘗委曲如是耶王旦所云事在

八年八月今并書

上封者言戎瀘州夷人前歲為梗盖淯井監深在溪洞官司少人往來致茲稔惡丁丑詔江安縣監軍量分兵廵警之

戊寅詔訪聞關右民每歲夏首於鳳翔府岐山縣法門寺為社會游惰之輩晝夜行樂至有姦詐傷殺人者宜令有司量定聚會日數禁其夜集官吏嚴加警察　太常丞乞伏矩奏川界弓手役戶多貧乏困於久役州縣

拘常制不替以至破壞家產況第一第二等戶充耆長里正不曾離業𨚫有限年弓手係第三等戶久不許替深未便安乞自今滿三年與替情願在役者亦聽其第三等戶不足即於第二等戶差充奏可會要祥符三年四月事

是月知雄州兼河北安撫使李允則言久戍邊乞給假暫乘傳赴闕詔從之此據會要允則過天雄時寇準實知府事謂允則曰聞君在雄設宴特盛能為準作小會否允則曰方入奏不敢留還日當奉教及還準與之飲妓樂

器用皆極華侈意將壓之謂允則曰許準作會來日可乎允則唯唯準顧左右曰妓樂如今日但無設百戲幄帟牀榻留以假之允則曰妓樂皆如今日其他隨行可畧具也明旦視其幄帟皆蜀錦綉牀榻皆吳越㳂作物物稱是準已愕然及百戲入允則曰恐外尚有雜伎使召之則京師精伎至者百數十人準視之大驚使人詗之則牀榻脫䣕氈裹馳載雜伎變服為商賈以入準深服其才亟薦于上雄之僚吏尤允則曰冦公尚氣柰何

以此勝之允則曰吾非欲勝之姑示以軍行出沒之巧耳雄之諜者常告遼國要官陰遣人至京師造茶籠燎爐允則亦使倍與直作之纖巧無毫髮之異且先期至則攜入榷場使茶酒卒多口者夸說其巧令北商遍觀之如是者三四知遼官所市者已過乃收之不復出遼中相傳謂允則賂之恐有姦變要官無以自明乃被殺其知術大抵類此此據龍川別志

五月辛巳內出手札示編修君臣事迹官曰張揚為大

司馬下人謀反輒原不問乃屬之仁愛門此甚不可者
且將帥之體與牧宰不同宣威禁暴以刑止殺今兇謀
發覺對之涕泣愈非將帥之事春秋息侯伐鄭大敗君
子以為不察有罪宜其喪師今張揚無威刑反者不問
是不察有罪也可即商度改定之
壬午以西涼府察諾爾族瘴疫詔賜首領温布等藥　上
謂輔臣曰西鄙鹽犯者甚衆當更寛之馬知節曰寛之
則犯者愈多不若減解池鹽價陳堯叟曰解池鹽已行

商不容官減其價誠能減之則青鹽之禁不必寬也

癸未詔權停今年貢舉

甲申京西提點刑獄官知河陽高紳修黃河岸以棄石累之計省工鉅萬而又堅固賜詔獎紳

東封嵗南陽郡康孝王惟吉有疾不克從屢賜手詔勗以調養稍愈馳詣行在車駕還頓鄆州惟吉迎謁上勞問再三喜形于色明年疾復作不能朝謁車駕屢臨省之或親視其灼艾日給御膳為營佛事設科醮令開封

府揭榜募能醫者及增劇八日之内臨問者五丙戌車駕方自其第還聞其不起復往哭之慟翌日對宰相語及又泣下惟吉好學喜屬文雅善草隸飛白性至孝初太祖命孝章皇后撫養之后親為櫛沐及上僊哀過所生咸平初賜諸王太宗聖容又特以太祖孝章畫像服玩器用賜惟吉歲時奠饗哀慕不自勝每誦詩至蓼莪父母劬勞之句涕泗交下宗室中有賢明之稱焉

丁亥度支判官曹谷言内外羣臣上封者衆尤煩省決

自今望令言錢穀者先檢會三司前後編敕議刑名者引律令格式刑統詔條論户税者須按農田勑文定制度者並依典禮故事各於章疏具言前後詔勑如已有條貫者即明言雖有某年月日詔勑今來未合便宜乞行更改方許承接從之曹谷未見是年有河中通判曹谷又别一人

己丑詔河東安撫司半年一入奏邉事如有急切不拘此限

癸巳補虎翼軍士張福郭玘盧興為軍小校劉福為隊

長賜錦袍銀帶福等隷戎瀘州廵檢討蠻保於百井谷酋幇山寨柵峻不可陟福等六人願先登捫蘿躡石累足一跡而上遂破之二人死焉是日軍還對於便坐特加奬擢有司又閱其籍凡一百二十五人以年老當退爲剩員上曰此兵討賊還不當拘以常例並命復本軍他日上語近臣曰孫正辭等初入蠻境駐軍夾灘蠻人據險爲寨路狹而峻望之若不可上軍卒有先登者徑入其寨蠻人盡走始知畏懼然正辭等遇賊頗多殺戮

誅其有罪猶不獲已童稚無知不能矜免此甚可念固知軍旅一出必有横被其禍者可不戒乎

甲午詔奬知益州任中正轉運使言吏民列狀願借留之也中正及并州劉綜皆以善政聞上謂輔臣曰藩方重地切於得人朝行中亦難其選自今須歷方面始可擢爲大官卿等志之

乙未御崇政殿慮囚死罪以下遞降一等

庚子詔河東陝西夏秋租税並令輸送本屬不得支移

辛丑京師大雨平地數尺壞軍壘民舍民有壓死者賜以布帛

癸卯以益州路轉運使祠部員外郎張若谷為度支員外郎陝西路轉運使屯田員外郎李士龍為都官員外郎賞戎瀘供餽之勞也　環州高繼忠言國家西陲軍壘宜常完葺趙德明雖稱藩然頗不遵誓約近有所部蕃族釀酒召內屬戶飲之欲誘其背叛被飲者皆以其事來告上謂宰相曰方今四海無虞而言事者謂和戎

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曰止戈為武佳兵者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宇内每謂興師動衆皆非獲已先帝時頗已厭兵今柔服異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且武夫悍卒小有成功過求爵賞威望既盛即須姑息往往不能自保亾于國而害于家此不可不察也上深然之丁未封州刺史錢惟濟獻所為詩上以其王公之後留意文學甚嘉之因謂王旦等曰今文章體格與近代不同館閣中頗勤職業每覽歌頌皆以典雅相尚至於該

洽之士如杜鎬者亦少且言鎬雖老手不釋卷陳彭年亦勤於筆硯常日書萬字又曰彭年近令編次龍圖閣太清樓書又赴編修君臣事蹟所以備討論仍掌三館檢討修起居注凡有詢訪應荅甚敏亦不多得也

是月契丹所部南北大王皮室伊實本布大師奚室韋黑水女真等賦車二千乘於幽州載戎器將伐高麗按女真不屬契丹此舉又為高麗及女真所敗不知所謂車乘何以及女真豈别種耶敘其臣邢抱樸召劉晟知政事又召隆慶隆慶反側辭以避暑不行

輒繕完兵甲遣親信以私書交結國中貴倖其親信録

書來告雄州訴其主不能敦協親族國人思漢上知隆

慶教為之密諭邊臣沮其意

六月庚戌賜石隰州都巡檢使汝州防禦使高文峄緡

二百匹茶百斤文峄母在晋州因其請告寧省特有是

賜文峄尋以母喪起復甲寅起復今并書

供備庫使謝德權

言准詔導太一宮側積水令開渠抵陳留縣界入亳州

渦河望令於逐處造橋以濟行者仍約束緣河州軍疏

治從之

癸丑屯田員外郎知河中府楊舉正言得本府父老僧道千二百九十人狀請車駕親祀后土節度使寧王元偓復以為請上曰此大事也詔不許其父老僧道欲詣闕者止之

乙卯汴口淺澁命知制誥孫僅祭告既而澍雨水漲公私無滯　知雄州李允則言契丹界累歲災歉闕食多來近邊市糴詔本州出廩粟二萬石賤糶以賑之

丙辰頒諸州釋奠元聖文宣王廟儀注并祭器圖　先是陝西饑民有鬻子者口不滿千錢詔官為購贖還其家實録正月末書是月陝西小饑今乃書前歲陝西小歉民有鬻子者兩書差互略刪潤之　詔在京店宅務自今止以元額為定不得輒增數剗奪　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邢昺卒故事無臨喪之制上以舊學故親往哭之廢朝二日贈左僕射謚文懿録其三子為大理寺丞評事

庚申詔泰山修崇宮廟有輦取土石傷踐民田者並加

給賜

辛酉定持仗劫盜本無殺傷人者罪上以舊條未適中令法官參議而差減之

壬戌以都官員外郎知制誥知兖州朱選為兵部員外郎京東轉運使金部員外郎馬元方為司勲員外郎餘並如故賞泰山修封之勞也使臣軍校兵匠悉第遷之

癸亥保安軍言趙德明率所部營於鐵子山大起居第

戊辰開封府言咸平尉氏縣蝻蟲生

庚午詔諸州大辟罪及五人以上獄具請鄰州通判幕職官一人再録問訖決之

辛未令南康軍長吏祭蛟時内侍趙敦信使還言江中有蛟為行人害舟筏多覆溺者因請餙其廟宇上曰害及吾民而守臣不以聞何也乃詔轉運使按察之尋又作戒蛟文刻之江側作戒蛟文乃六年十月事今并書之　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邢昺被病請告詔太醫診視上親臨問賜名藥一奩白金器千兩繒綵千匹國朝故事非宗戚將

相無省疾臨喪之行惟昺與郭贄以恩舊特用此禮儒者榮之昺丙二子皆為外官即日命內侍傳旨中書召還視疾及卒廢朝二日贈左僕射三子並進秩雍熙中昺獻禮選二十卷上甞因内閣曝書覽而稱善召昺同觀作禮選賛賜之昺丙言家無遺藁願得副本上許之繕録未竟而昺丙卒亟詔寫二本一本賜昺家一本俾置冢中昺在東宫及内庭侍上講説孝經禮記者二論語十書十三易二詩左氏春秋各一據傳疏敷繹之外多引時

事為喻深被嘉奬洪湛之得罪也昺力居多王欽若德之昺絶寵幸亦欽若左右之也其後昺再妻每至欽若家欽若迎拜甚恭昺子仲寶貪猥不才舉止率易士大夫無不鄙笑其為人及欽若在中書用為三司判官　有蔡守讓者善射太宗嘗令在東宫侍射後至殿直及上省昺疾因記守讓令訪其子孫而子已死有孫纔三歲以為三班奉職

壬申詔完築豐州城

甲戌以多雨遣皇城親從卒八人分往畿縣察視民田還言積潦廣處至五十七步而苗稼無所傷